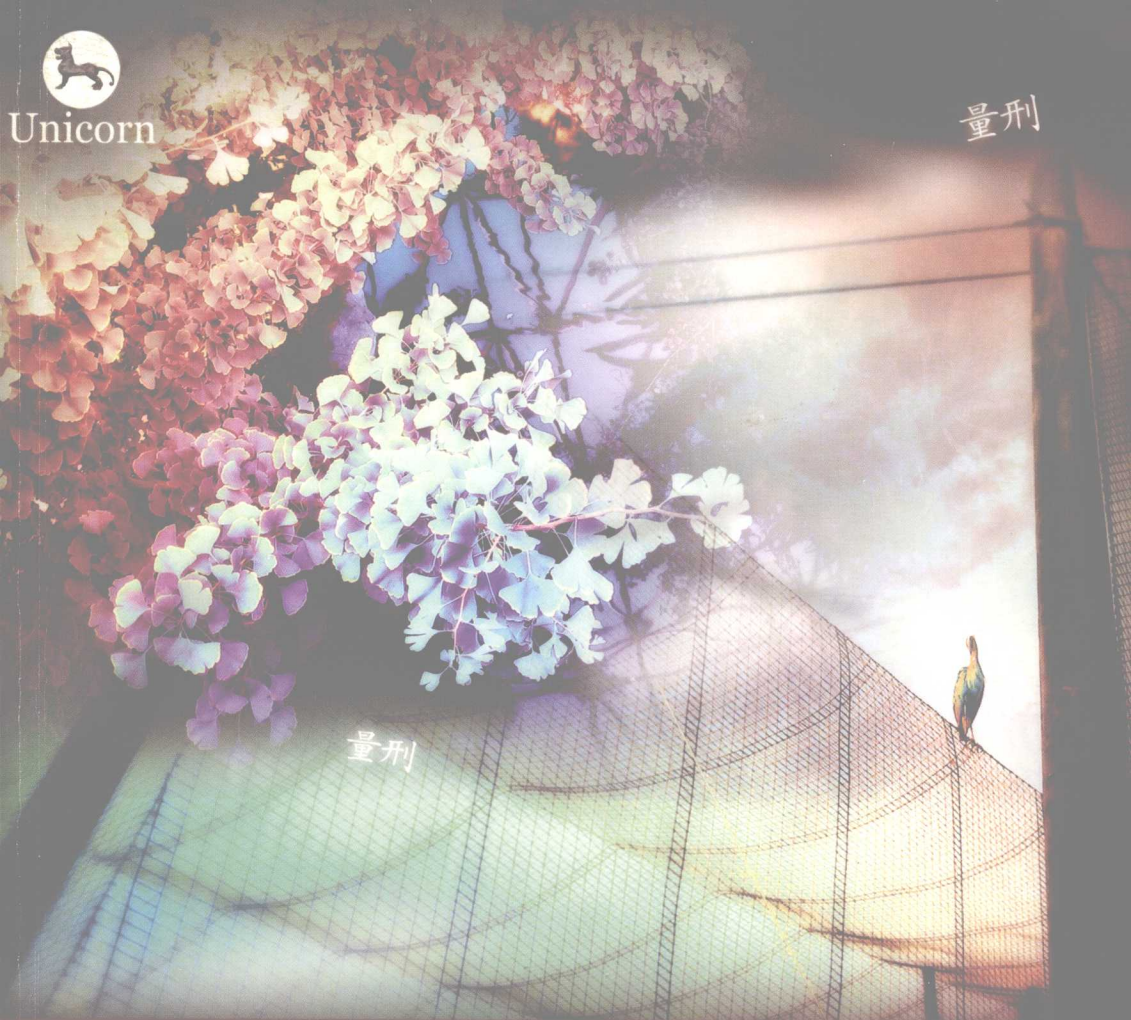




Unicorn

量刑



量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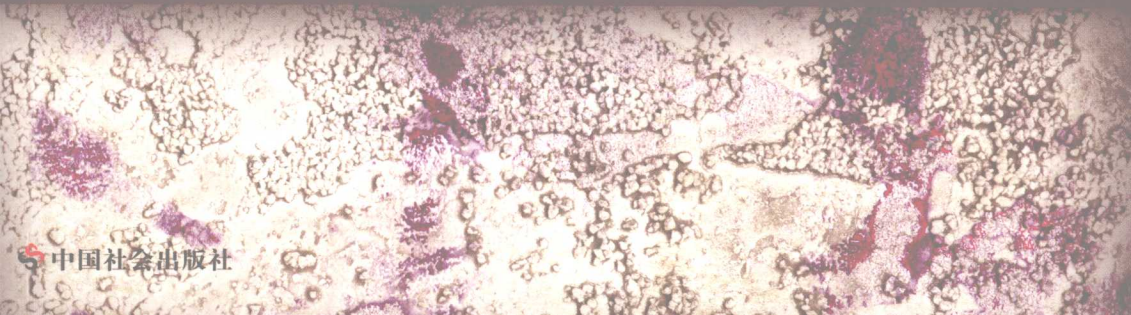
量
刑

量
刑

「日」夏树静子

杨军
译

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女旗手
首度授权本作品在中国大陆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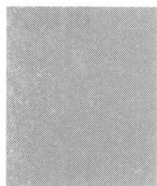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出版社

量 刑

夏树静子 著

杨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量刑/(日)夏树静子著;杨军译.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87-2438-6

I. 量… II. ①夏…②杨…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1900 号

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0446

主 编:于洪笙
书 名:量 刑
著 者:夏树静子
翻 译:杨 军
责任编辑:邓晓白
特约编辑:钟利平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010)66060275 电 传:(010)66051713

网 址:www.shcb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量 刑
夏树静子

量刑
© 夏樹静子 2001 年
版權代理人:株式会社ウッドベル

印刷装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160mm×235mm 1/16
印 张:29.5
字 数:31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定 价:4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黑暗之境	1
第二章	小 铲	25
第三章	告别明天	59
第四章	界 线	79
第五章	蛮 干	103
第六章	来 生	133
第七章	诱 惑	161
第八章	求 刑	179
第九章	逆 流	203
第十章	无限距离	231
第十一章	交货期	263
第十二章	记号	389
第十三章	广告牌	321
第十四章	虚幻的会议	349
第十五章	有胡须的男子	383
第十六章	惊 鸟	409
第十七章	沙丘上的风纹	439

第一章

黑暗之境

1

向左拐，一进入环八大道，眼前便出现了惊人的堵车。外环上的车流十分顺畅，但内侧却每前进一米都很困难。仪表盘上显示出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47分了。

因为是暑假结束的日子吗？

但也不至于这么晚了还堵成这个样子吧？

也许是交通事故？

仅仅这样想了一下，上村岬的心就“咚咚”地剧烈跳了起来。

她打开车窗，伸出头向外张望着，在闷热的潮气中，在堵得满满的车流中，警车车顶上的红蓝警灯闪耀着刺眼的灯光。前方的信号灯变成了绿色，车流慢慢地向前挪动了一些，但到了交叉路口前又停了下来。因为那个信号灯又变成红色的了。

看来是真的发生交通事故了。事故的地点大概是在快要进入东（东京）名（名古屋）高速路口前的交叉路口处吧？也许是再靠前一些？因为到前面的交叉路口就可以拐弯走了，所以此时心里十分着急。大概还要等两遍信号灯才能通过？

上村岬在心中这样安慰自己，没有必要这么紧张。拐过那个交叉路口就没有多远了，所以也不会太晚。

反正平安到达那里，自己的目的就达到了。以后的事情就全部委托对方负责了。我的任务就是把“货”送到。

阿岬向左侧的副驾驶座椅上晃了一眼，那儿放着一块深蓝色的大浴巾，上边放着五个印有红白黄三色的杜鹃花瓶子，这是上村岬精心寻找到的艺术品。

在后排的座椅上也放满了同样的瓶子，大浴巾上的两个瓶子直径足有60厘米，里面装的是热带植物九重葛。为了防止倾斜，还用胶带把瓶子牢牢地粘在了座椅上。

车流再次慢慢挪动着。

果然，交通事故就发生在不远处的东（京）名（古屋）高速路入口的交叉路口前的环八道路上。一辆卡车和一辆迎面驶来的摩托车相撞。摩托车倒在卡车旁，由于有栅栏，它才没有滑到人行横道上去。当事人模样的两名男子和两三名警官站在那里。道路两旁仅能通过两辆车，因此道路发生了堵塞。

结果等到第三次变成绿色信号灯时，阿岬的车才向右驶过了交叉路口，这时仪表盘上显示的时间已经是10点零1分了。而开始她计划是在9点50至55分通过这里。她马上就可以驶入东名高速公路了，但她还是选择了一条双车道的普通公路。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她得加快速度，而在高速公路上则要有所限速。

坡道平缓地上升、下降。因为她有不少顾客和朋友住在这一带，所以她非常熟悉这条路。

在标有“冈本三丁目”路标的交叉路口向右拐。这是一条足有8米宽的大藏道。沿途是果树园和田地，形成了一块块的剪影。比起世田谷住宅小区来，这里更有乡下的景致。

这时已经是夜里10点零3分了。阿岬比刚才减慢了速度。她在注意盯着道路的左侧。马上就要到了。在前方立着一块泛着银光的美术摄影艺术的广告牌，那是到达目的地的标志。

突然间起风了，不一会儿就掉下了豆大的雨点。这是气压低造成的雨。看来傍晚的天气预报还是很准的。第一个……第二个，阿岬在默默地数着拐弯。道路昏暗，但由于有路灯和车灯，所以还不算太困难。来到第

三个拐弯处时，广告牌就应当立在那里，但此时怎么也看不到了，由于刚才从大藏道驶入了一条狭窄的小道，也许数错了。在阿岬来到第四个拐弯处时仍然没有看到她记忆中的广告牌。莫非还在前面？

“啊”阿岬轻轻地喊出声来，车在通过陆桥时她注意到了。在两侧的金属护网上缠上了许多常春藤，行驶的汽车车灯穿过树叶的间隙射了进去。这不是横架在东名高速公路上的“公园桥”吗？

刚才产生的狼狈感陡然增加了几倍，袭上了她的心头。不行，走过了！本来就因为堵车而晚了，这下更晚了！

于是阿岬马上提高了车速驶过了陆桥，又驶过了左侧一块写有“区立综合运动场”的标志牌。右侧是一排排的黑色树影。下一个交叉路口就是“砧公园西”。阿岬毫不犹豫地向左打方向盘。她打算在这里调过车头。这会儿没有别的车了，所以她十分放心地猛调车头。

左侧是体育馆、游泳池一类的体育设施。她打算马上拐弯，但前方竟然没有了道路。这会儿是10点零6分了。阿岬的心跳又加剧了。她感到脑子里一阵眩晕。别慌，晚到不是什么大错！她在心里对自己说道。但她心中的焦虑再次涌了上来。对方肯定等急了！本来是应当准时送到的“物品”，偏偏这个时候怎么还走错了路！

她终于来到了一个“T”字型的路口。她向左拐去。前方是一个平缓的下坡道。她一边开车一边想，这一带的弯路都很有意思呀！但同时她为自己失去了方向而感到不安。

车一开到坡下，前面就是一条岔道。左侧有一块可以通行的标志。阿岬稍稍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决定向左拐。她觉得这条路是沿着体育场的，所以应当是可以返回大藏道的近路。这样一来，只要转体育场一圈就行了。

这会儿又是上坡了。左侧高高的石墙里树木茂盛；右侧是金属护网，它的外面是一片树林。这条路面已经破损的柏油马路有五六米宽，两侧被树林夹着，如同行驶在峡谷之中，十分黑暗而寂静。拐过“砧公园西”后没有遇上一辆车。但愿这是一条单行线，不会遇上其他车辆。

于是阿岬马上加快了车速。

上坡道呈“S”字型，在拐弯处立着一座大反光镜。

第二个拐弯稍稍急了一些，但阿岬没有减速，她只是把脚踩在了刹车上。

这时，在她的车灯里猛然出现了一条茶色的狗，阿岬反射般地踩了一下刹车。

突然一张人脸“贴”在了车前挡风玻璃上，并在刹那间只听到“咚”的一声撞击声。

2

什么东西一下子飞到了半空中。前车盖被撞击后发出了一阵令人恐惧的声音，并且随后又从柏油路面上传来了重物砸地的声音。

狗在悲号。

接着又是金属“咔嚓咔嚓”的爆裂声。

阿岬也弄不清楚这些声音是哪个先发出的哪个是后传来的。她只是拼命地踩住了刹车，反射性地猛打方向盘。

当她注意到时，才发现自己这辆白色的汽车在距离石墙的几米处停了下来。

她一下子呆住了，她感到耳朵里什么也听不到了，周围也变得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冲破这寂静夜空的是她随后发出的尖细的悲鸣声。

“啊……”

她这无意识的尖叫不断提高音调。她几乎失去了控制能力。

“啊……啊……”

她好不容易松开了刹车，打开了车门。

她走出车外时，才注意到了堆在后排座位上的绢花。由于固定得非常牢固，连歪都没歪。她又发现了距离汽车 10 来米远的一条石墙旁躺着一个人。

在那人前面的马路对面不远处的地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物体在活动着，是白色的，不像是狗。

阿岬一边哭着一边朝那个物体走过去。

墙边躺着的是一名身穿小碎花连衣裙的女子。她双手捂着小腹蜷缩在地上，双腿屈膝，不自然地向两边打开着。她的侧脸被长发遮挡着，但还是可以看到她闭着双眼。

阿岬哆哆嗦嗦地把手搭在了这名女子的肩上。

“你……喂……不要紧吧？”

无论她怎样摇晃，这名女子没有任何反应。

阿岬回头看了看，在一盏路灯下面的金属护网旁还躺着一个人。这是一名上身穿了一件T恤衫，下身穿着裙子的小女孩儿。

当阿岬辨认出这一切后，顿时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她一下子绝望了。

“怎么办……怎么办……谁能帮帮我——”

她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来。她不知道这个人会对自己怎么样，但除他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阿岬马上回到车里。

打开车门后车灯亮了，她从脚边的手提包里取出手机，迅速翻到了“守藤秀人”的电话号码，拨通了他的电话。

响了两声后，秀人接了电话。

“喂、喂！”

对方的声音十分沉稳。

“啊，我……”

“是阿岬？”

“是。”

“这么晚了，到了没有？”

阿岬马上记起来了，自己说好到达目的地后马上给他打电话的。

“不得了了……”

“什么？”

“事、事故……”

“你说什么？”

“出事了……好像我撞了两个人……”

对方一下子语塞了：

“是东西送到后发生的?”

“不，还没有，我迷路了……”

“你还没有到?”

“对不起……我看时间晚了，心里一着急就……”

阿岬失声痛哭起来，但秀人那足以盖过她哭声的声音使她冷静了下来。

“这会儿你在现场吗?”

“是的。”

“什么情况?”

阿岬呼吸急促地答道：她在调头回来时，在一条昏暗的路上撞了人。以为是一个人，但下车一看是两个人。

“一个女的和一个小学生，是个很小的女孩子……”

“死了吗?”

“不知道，反正一动不动了……”

“有人看到吗?”

“没有。没有车也没有人。”

秀人稍稍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怎么办呀？就这样……”

阿岬想问的是“就这样回去”，秀人也马上明白了阿岬想逃离现场的想法。

但他马上说道：

“逃走是下策。肇事逃逸肯定是会被抓住的。撞了两个人可是大事故。”

“……”

“况且这两个人还不一定就死了呢！也许马上送医院还有救。只是……问题是那个东西。”

当然她是指蓝色包袱里的东西。

“是啊，怎么办才好……”

秀人似乎陷入了沉思当中：

“把那两个人都装上。”

“装在车里？可装在哪儿？”

前后排座位都已经放满了东西。

“只能放后备箱了，但只能短时间。”

“两个人都放进去？”

“啊，如果可能，把孩子放在前排的座椅上。”

“然后送医院？”

“嗯……去之前先来我这儿。”

这时秀人变得非常果断起来，

“把那些东西卸下来，然后再送她们去医院。我和你一起去。我马上通知对方延期。”

“……”

“行吗？”

“我试试吧。”

“那就趁没人快点！”

阿岬挂断了电话，打开后备箱的盖子后下了汽车。

这两个人的姿势和刚才一模一样，没有变化。

阿岬先把这名女子翻了过来。她的身高有1米65的样子，看上去比阿岬要小一些。

阿岬跨在这名女子的腰上方，双手插进她的腋下，想抱起她来，但只能向上提一提而已。

她知道这样不行，然后又转到她的头后，从她的背后伸进双手，把她向上仰起。

虽然阿岬料到很困难，但由于有自己的膝盖顶在她的背后，这样居然也抬了起来。

这名女子还在昏迷中。她的脸和头部都没有出血。但肯定是受伤了。由于离路灯太远，也看不清楚伤在什么地方。

阿岬又用了用力气，但她还是没有挪动多少。

她回过头看了一下和汽车的距离，大约有十五六米远的样子。她知道自己的车撞了人之后没有马上停下来。

于是她又回到车里，打着发动机，看好了目标，把车倒向这名女子身

边。从刚才她接触到这名女子开始，她的头脑里就处在了真空状态，她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拼命地要把这个女子放进后备箱里。

她把车停在了离这名女子只有一米远的地方，然后下了车，蹲在了这名女子身边。看上去她还很年轻的。阿岬的一只手伸在她的脖子下面，另一只手伸在她的膝盖下方，她感到沉重无比！

这名女子个子不太高，手脚又纤细，可全身像石头一样重，她的连衣裙十分宽松，腹部有些肥胖，也许是这个原因显得很沉吧。这么重，会不会已经死了？阿岬听说过，人死了以后非常重。

阿岬的脑子里只是这么闪了一下，就又试着抱了起来，在没人来的时候一定要尽快完成！

她多少抱起一点后，就把她“拉”到了自己的膝盖上。她再一使劲，这名女子的头部碰到了后备箱的边缘。她借着这个机会把这名女子抬了起来，“滚”进了车里。

这辆 1800cc 的车的后备箱里放有千斤顶、备用轮胎和艺术瓶，所以非常狭窄。但 15~20 分钟的路程应该没问题吧。

由于她穿的矮跟凉鞋的脚露了出来，所以阿岬又用力把她的双脚塞进了后备箱里。当然她在这里是非常难受的“姿势”。

再忍耐一会儿吧——

阿岬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后，马上把手摁在后备箱盖上。正当她要盖上盖时，这个女子一下子醒了过来。

她的一双眼睛在散乱的头发缝隙中露了出来。仿佛是从瞳孔里射出的目光直逼向阿岬。而且她猛地伸出手，一把抓住了阿岬的手腕。还用异样嘶哑的声音喊了起来：

“住手！干什么？”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阿岬用力把双手从后备箱上抽了出来。但这个女子也顺势要从后备箱里爬出来。但阿岬用力摆脱了她，摁着她的肩膀把她又推回了后备箱里。

“干什么？出去……不许盖！”

“医院……去医……”

这个女子的脸由于恐怖而扭曲，她什么也听不进去。

“出去……救救我！”

她拼命地扭动着，但阿岬用更大的力气把她向后备箱里按去。

“不，饶了……求求……救救……”

这时阿岬突然看到了坡下方的车灯，她顿时感到了恐惧。

“别杀我，求求你，孩子……”

但阿岬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她满脑子都是这女子的喊叫声。

“来人，救救我……杀……杀人……来人……”

车灯越来越近了。阿岬用手捂住了这名女子的嘴。她被堵住了呼吸道，拼命挣扎着要喊出声。而阿岬更加用力地捂住了她的嘴。被人发现了是无法解释这一切的。

这名女子抓住阿岬的手腕拼命摇晃着，她的双脚一直在不停地乱蹬乱踢着，想要出去的样子。阿岬竭尽全力压住她的身体。

那辆车亮着车灯迅速从旁边驶过，开上了另外一条道。阿岬这才松了一口气。随着那辆车的渐渐远去，她也没有了力气。

当她松开已经僵硬得如同棍子一般的双臂时，这名女子的反抗也松弛了下来。她的口中流出了口水，两眼向上翻着，露出了白眼珠。

她还没有死吧！阿岬这样想着。她的心被巨大的恐怖紧紧地抓住了。于是她又把手掌摁在了这名女子的口鼻上，没有感到任何气息。她又把脸凑近了看了看，同样看不到呼吸的样子。阿岬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从头部贯穿到全身。她几乎好几次要喊出来，是我杀死了她吗？

不，我不知道！还是马上送医院！

阿岬像要阻断这种恐惧一般，用力盖上了盖子，又连忙去找那个孩子，准备把她放进车里。

但她突然“啊”了一声，感到全身被冰冻住了。

在晃白的路灯照耀下，那个孩子正抬起头向自己这边张望着。刚才她明明是在昏迷着，但这会儿却瞪着一双硕大的眼睛，仿佛放射出愤怒的目光来。绝对不许她看到这一切！尤其她那如同烈焰一般的目光！

阿岬拼命地朝她冲了过去。

她走近一看，这个女孩依旧闭着双眼倒在地上。她身穿一件雪白的T恤衫、短裙和运动鞋。有五六岁……不，好像还大一些？

她一定是个小学生，是一个可以说明刚才所发生的一切的年龄。刚才她那愤怒的目光深深地印在了阿岬的脑海里。但这时她的眼睛闭上了。是不是后来又昏迷了？

不，不可能。

这个孩子看到了一切。她看到了我在后备箱杀死了她的母亲。如果她得救了的话，她会把这一切都告诉警察的。她是为了报警才闭上眼睛的。也就是说，她为了报仇才装死的。

阿岬感到自己的心脏仿佛被一只冰手抓住了。她肯定要报复我，肯定是要置我于死地！

我绝不可以放过她！

阿岬的手指狠狠地捏住了这个女孩的脖子。

3

当她再次发动车时，感到风更大了。强风冲击着车窗玻璃，但雨还没有下。

阿岬的脑子一阵阵的眩晕，但慢慢地又恢复了正常的思维。

她看了一下仪表盘，此时的时间是夜里 10 点 31 分。她重新想了一下还有什么遗漏的事情没有。副驾驶座椅上的浴巾、包袱和绢花都还在。那个女孩也放进了后备箱里。

当她把这个柔软身子的女孩子放在后备箱里盖上盖时，她突然感到自己的心灵深处又复苏了什么。她差点大声喊了出来。转眼之间，一股恐惧又向她袭来。大概秀人等着急了。如果回到他那里，一切后事都交给他处理吧！

守藤秀人的公寓位于世田谷区樱新町二丁目。从刚才的“现场”开车到他那里有 10 分钟的路程。阿岬于今晚 9 点 45 分开车离开了他的公寓，预计 10 点左右到达对方约好的地点。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他委托阿岬去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东京，可以信任完成大事的人除了阿岬外，秀人还真没有其他的人了。

秀人一个月有一半的时间都住在家乡埼玉县大宫。他的父亲守藤重男

都六十好几了，在大宫和蒲和经营着不动产业、俱乐部、快餐店等。最近，还在东京京都内开了店子。目前，他正在竞选地方的县议会议员，目标是进入中央政权。

他的长子秀人今年 36 岁。在其父的公司里担任董事，对外是政治秘书。周围的人都相传守藤重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长子的能力。

32 岁的阿岬是 7 年前和他相识的。当时在东京开设的守藤的公司下属的快餐店里，摆放的人工假花和人造树木全是由阿岬工作的进口公司代理。她在一次业务往来时，在快餐店和秀人见了面。当时她只有 25 岁。两年前，刚刚和公司职员的丈夫离了婚。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主要是干一些跑外的工作。

阿岬在中途给秀人打了个电话，想告诉他自己发生了预料之外的严重堵车。而她在绕开环八线时回来时，发现刚才的拥堵已经好多了。

在到樱新町公寓之前的路上，阿岬远远地就看到了秀人正等在那里。他向阿岬招了招手，于是阿岬就把车停在了他的身边。

秀人马上向副驾驶座椅上看了看，他没看到人，便用意外的目光看了一眼阿岬。阿岬默默地摇了摇头，眼泪顿时喷泉般涌了出来。她扭曲着脸，失声痛哭起来。

秀人转到司机席门外，敲了敲门，阿岬打开了车门。

“怎么样，那两个人？”

阿岬向后备箱示意了一下。

“都在后备箱里？”

阿岬点了点头。

“放得下吗？是叠着呢？”

阿岬把头无力地搭在方向盘上，又大声哭了起来。

“开到车库里行吗？”

秀人盯着浑身抽动的阿岬，又把目光迅速地向车体的前后看了看。昏暗的道路上没有人影。

“向那儿靠靠。”

他用下巴指了指副驾驶座椅。

“把花瓶放下来，快！”

他低沉而厉声说道。于是阿岬把绢花放到了地板上，自己坐在副驾驶座上。

秀人钻进汽车坐，在了驾驶席上，他一边放东西一边问道：

“东西要搬进去，然后马上去医院！”

“晚了。”

“什么？”

“已经死了。”

阿岬的脸埋在了手掌里，艰难地说道。秀人吃惊地停下了汽车。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车开进了地下停车库。

这栋公寓的地下停车场停了70%的车辆。

秀人的个人停车位共有两处，一处是空着的。他把阿岬的车停在了这里。

“因为这个车位借给俱乐部的女领班了。所以这会儿还没有回来。”

说完后，他把手放在了还在不停地哆嗦着的阿岬的颈部。他停顿了一会儿，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问道：

“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死了吧！”

“撞到时就死了吗？”

“不，不是的，不是的……啊！我也死去吧！”

秀人顿了顿后准备打开后备箱的后盖。他再次观察了一下周围，转到了车身后。

他打开了后备箱的箱盖，向里面看了大约有30多秒。回到车头时，他那张脸变得十分苍白，眉毛也重重地皱在了一起。他的眼角和嘴角都在微微抽动着。

接着，他来到车身正前方，仔细观察着保险杠和车盖。然后他打开了驾驶席的车门，但他并没有进去，而是站在了那里不作声。

“先卸下东西吧。”

他的声音宛如变了一个人似的。然后又说了一句：

“你也请下来吧。”

说完，他打开了后排座的车门，把放在后排座椅上的东西取了出来。这些东西有 30 公斤重。

秀人冲着还把头埋在手里的阿岬说道：

“还要再来一次的。”

然后他乘电梯回到了房间里。不一会儿，又空着手回到了汽车旁。

这时的阿岬依然还是刚才的姿势。于是他打开了副驾驶那边的门，拉起她的手把她从车上拽了下来，并且拿起了后排座椅上的包裹，推着阿岬向楼上走去。

阿岬坐在秀人的沙发上，把撞人的事情前前后后详细地说完之后，书架上的时钟已经指向夜里 11 点 15 分了。

他们聊了一会儿阿岬记忆中的事后，她的精神状态多少有了些好转，但全身还是软弱无力，在她那陷入了绝境的神色中没有一点儿生气。

秀人一边听阿岬讲述事情中的要点，一边高速运转着他的大脑。

他打开房间里的文件柜，从里面取出一瓶白兰地和两只酒杯，把琥珀色的白兰地酒倒进杯子后，递给了阿岬一杯，自己也抿了一口。

“肇事逃逸肯定要被通缉、逮捕的，据说百分之百会被抓住。我在电话里已经说过了。”

秀人放下手中的酒杯又说道，

“在最近的侦察中，从现场的轮胎印迹和掉在现场上的涂料进行分析就可以查到肇事车辆。只是——”

秀人咬住了嘴唇，眼睛里露出了坚毅的目光，

“这当然是指特定的事故现场。而如果找不到案发现场，那么上述一切手段都是无法利用的。”

“……”

“我再问一遍，现场有没有死者留下的东西？”

阿岬于是拼命地回忆着。虽然案发不久，但是对阿岬来说仿佛过去了许久，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了。

“我记得没有……”

“两个人都穿着鞋。”

秀人在后备箱里观察这两个人时特别注意了这一点。